

Kelvin_未來紀

“我...我在哪？”

我從睡夢中驚醒，感覺頭暈目眩。我穿著一件螢光綠色宇航衣。我左胸上的名牌表明我的名字是“Kelvin Clipping”。恢復意識後，我發現自己置身於某種球形飛船的內部，大小剛好適合我，看起來像是金屬造的。我按下了看起來像退出的紅色按鈕，走出了我的飛船。

在看到強烈的強光後，我發現自己在機庫裡。寬闊的道路是空的，任何東西都可以填滿它。白色天花板下幾英尺的灰色地板上有幾個球形飛船半沉入地下。我傾斜我的身體，看看我是從哪裡出來的。一個金屬球，有幾根天線朝上。在我的吊艙前側的圓環的左弧上寫著“Epoch 時博士”後面跟著一個顯示數字“2523”的微型數字屏幕。知道重啟這台機器只會徒勞無功，我繼續前進。我不知道在前面等待我的是什麼。我期望有散落的人群，從遠處認得我。但隨著我前進，面前的只是一條什麼都沒有的走廊。灰色的地板和白色的牆壁和天花板不停重複。我看到了路標，被歲月蹂躪，本應發亮但失去了光芒。從舊路標上，我幾乎無法區分上面的箭頭，上面寫著“Arr...vals”和“Ba..age r...aim”，但其餘部分已經磨損，無法識別。

發現自己出汗了，我摘下頭盔。一陣冷風從上方吹來，感覺很人工，而且非常乾燥。有一種生鏽鐵的特殊氣味，還是血？當白色的牆壁消失後，我瞥了一眼，一塊巨大的落地玻璃取而代之。我可以看到淡黃色天空上的雲朵，出於某種原因，呈暗橙色，遮住了淺棕色的照明圓球。從可見的熱浪來看，一定是烈日，但它的亮度卻比不上太陽。一定是月亮，但月亮不會那麼亮。地上有幾隻鳥狀的金屬架子，一個個地停著，翅膀還張開，尾巴還豎著。當我繼續前進時，我看到了一扇玻璃門。我向前跑去，推了它。門一打開，無形的火就穿透了我的太空衣，燒焦了我的皮膚。空氣，像辣椒一樣熱，像跳蚤一樣癢，

讓我的鼻子一時無法呼吸。我本能地關上了門。那幾秒鐘已經讓我的皮膚變黑了，我的一些頭髮掉了下來。就在那一刻，我的全身都被曬乾了。

看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呆在室內。我離開了自己所在的寬闊走廊，就找到了面前的灰譯大堂。“你好？”我對著一大堆灰色人影喊道，希望他們能有所反應。但他們甚至都沒有聽。

“你好，我是Kelvin Clipping，我來自過去！”

他們仍然沒有移動或看。我瞄一瞄了巨大的室內，各種大小和形狀的機械生物排成一列，朝著不同的方向移動。在機械人的人群中，我在遠處察覺到一個我認得的形狀。在一張桌子後面，我看到一個長著頭、肩膀、手、軀幹、臀部和腿的生物。終於，人類！我沖向她，穿過一些1米高的步行吸塵機，差點撞到一個魁梧的龐然大物，跑過一些發出嗶嗶聲的罐子。顧客服務中心前的形狀越來越清晰。但是，當我足夠接近時，我減慢了速度。沒有皮膚和肉覆蓋她。她的身體是深沉的銀光。一束金色曲線似乎是頭髮。這張臉有眼睛但沒有虹膜，有鼻子但沒有呼吸。打著白色領帶的藍色女西裝只是在不發光金屬上的一層外衣。她西裝上的名牌上寫著“Athena”。

“Athena，”我無意中念出了她的名字。

“主人您好，請問有什麼可以幫您的？”她回應。

不知道從哪裡開始，我先問，“這是哪一年？”

“現在是公元2523年，第三次核戰爭二十年後。”

“人類，”感覺腦子浮浮的，我吐出了這個詞。

“這些是‘人類’的搜索結果。一個聰明的物種，曾經佔據了大部分土地。2409年，他們記錄的最高數量是90萬億。它現在是一種滅絕的動物。”

我有點震驚。我知道有一天我們會因為自己的行為而消失。但我沒想到會以這種方式結束。我想起了一個名字，“時艾拔博士”

“這些是時艾拔博士 Doctor Albert Epoch 的搜索結果。自 2201 年以來專門從事時間旅行的科學家。致力於將人類送到不同的時空。在 2234 年他最後一次前往侏羅紀世界之後，他的命運就不得而知了。”

我乾澀的舌頭突然讓我想起了另一件重要的事情。

“水！”我說。

“對不起，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。”

想到另一個名詞，我又試了一遍，“二氧化氫”

“這些是二氧化氫的搜索結果。它以空氣、液體和固體形式出現。它曾經佔據...”

“不對，在哪裡！”我試圖打斷她，但她繼續說，

“.....地球的 70%。2025 年，其固體形態的最大區域——極地，因氣溫上升而完全消失。2496 年，第一次核戰爭蒸發了它的 30%，即海洋。在 2503 年，只有 20% 的這種物質以液態形式覆蓋了地球。”。

“二氧化氫，在哪裡！”

“這些是二氧化氫的位置。太平洋池塘曾經擁有最多的液態二氧化氫。北極海.....”

受不了她的信息，我離開了Athena。我只覺得更渴了，餓得有點昏了。我無意中抓住了一件又冷又硬的東西。

“你好，我是Rhodey，你想去哪裡？”

這是一輛汽車，還是人形機械人？不，它有身體有座位有作為腿的輪子。我見過半人馬，這一定是他們的機械版本。

“你想去哪裡？”他又問。

“水和食物”我幾乎失聲了。

“你是說‘水木紀念碑’嗎？”

“Substance，物質！”是的，我認為這就是機械人所理解的。

“你是說 Substance Cafeteria ‘物質食堂’嗎？”

我用微弱的聲音說“是”。

我騎在他的背上。

“搜索坐標，出發。”

他自己開車穿過該地區，直到到達目的地。

“你已經到了 Substance Cafeteria‘物質食堂’”

我掙扎著睜開眼睛，這不是我想去的。最前方，形形色色的機械人，大多是人形，將淡黃色的液體倒進嘴裡。一些看似先進的人在自己身上插入了一條線。在我的右邊，幾個機械人排隊等待金屬拋光浴。只為機械人服務的自助餐廳？這怎麼可能！我想召回 Rhodey，但他去“吃喝”了。我感覺不到嘴裡濕潤。我的胃使我警覺我需要恢復精力。我找了一個角落坐下，希望能再堅持幾個小時。

絕望，我又累又沮喪。我開始記得人類在這裡的時候有多好。就在我開始旅程的幾週前，我告別了我的朋友安Anthony McDonald，儘管他只比我大幾歲，在我 17 歲時父母因車禍去世後，我把他視為父親。

“我還是不明白Anthony，是什麼讓你決定受苦兩次。”

他回答說：“因為這是時博士的項目，未來！你和我一起生活了十年，你知道我對未來有多興奮。”

我抗議道：“但存活率是個位數！”

他回答說：“僅僅因為他們沒有回來，這並不意味著死亡。他們可能正在享受新的生活！”

他見我不解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

“想想吧，Kel，未來！我敢打賭，在未來的某個地方，我們將達到科技的頂峰。我們手機上的應用程序將變成機械人。Siri 將取代站在顧客服務中心的女士，Google地圖將開發輪子讓人們騎着四處走動。”

我不同意，“別傻了，這是不可能的。”

“小子，給你看個東西。”他拉出抽屜，取出一個金屬玩偶。“別眨眼。顯示 Donald J. Trump 的信息！”

玩偶用女性化的聲音說道：“Donald J. Trump，1946 年 6 月 14 日出生，2023 年 7 月 4 日去世，美國第 45 任總統。在他執政的日子裡，負評……”

它突然關閉了。當 Anthony 試圖修復它時，我驚嘆，

“好棒的機械人！這就是你最近熬夜的原因？它有名字嗎？”

他回答說：“我還沒有決定，我想讓她的名字以‘A’開頭。希望在我進一步改良之後，我可以將她的開發交給 Procore Technologies 研發公司。”

我靠在沙發上預測，“我敢打賭，她會是地球上最討厭的人。”

“對啊，就像你一樣。”

嘍，我多麼懷念過去的日子。

一隻手拍了拍我的肩膀叫醒了我。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隻手掌對著我。我追蹤那隻手，首先看到一件黑色皮夾克連著藍色牛仔褲，然後是粉紅的臉，藍色的眼眸和金色的長發。

“你還好嗎？你看起來很累。”

一個流利的，非機械的女聲從動人的嘴唇中發出。有一種氣味，不是生鏽的金屬或機油，而是輕微的汗水和香水味。她遞給我一袋透明液體。我立刻拿起來喝。水雖然嘗起來有點像灰塵，但對一個口渴的人來說，是甜的。

“我是 Eve，Eve·M·Delen。”她介紹自己，伸手要握。

我猛地喝了口水，抓住她的手，

“我是 Kelvin Clipping。很高興見到你。”我對她說：“你是人類？”

“嗯，很明顯。”

“還有其他人嗎？”

“什麼，你想要更多？可悲的是，”她嘆了口氣，“我是唯一剩下的了。”

她瞥了一眼玻璃，發光的球體還在那兒。悲傷充滿了她的眼睛。她轉身離開我。我追上去，

“等等，發生了什麼事？”

“你見過Athena了嗎？她已經把你應該知道的一切都告訴了你。”

我問她：“可是我還是不明白，人類都滅絕了？”

她低著頭，“嗯……讓我想想。要麼被太陽曬傷，要麼老死，要麼……”她沉默了數秒，“來，我們去吃飯！”

她觸摸手腕上的按鈕，兩輛Rhodey朝我們駛來。她騎上一輛並下令：“Rhodey, Chilli Chilla 餐廳，北 201, 東 32. 出發。”

不久之後，我發現自己在一家昏暗的餐廳中間。一個侍應機械人，西裝覆蓋他銀色的身體，將一盤白色的長方體放在我面前，配上深橙色的醬汁。她切了一小塊，蘸上醬汁咀嚼。

“嗯……這是新的。Watson，給我稱讚一下Culin，他廚藝進步了。”

服務員機器人呆滯地說了句“收到感謝”，然後轉身離開。

“Culin是誰？”，我問她，希望他也是一個人類。

“這裡的廚師，他也是個機械人。”

看到我失望的臉，她介紹：“這是所有烹飪技術中最新的，至少在科學家離開之前是這樣。它能夠從地下室唯一的一棵樹上收集蛋白質和碳水化合物，將其與醃肉混合，然後3D 打印你正在吃的食品。這種醬汁也是用人造原料製成的。但是，讓我們轉個話題。你有什麼想問的嗎？”

“是的，人類都在哪裡？”我問，她回答，

“他們……嗯……”她的目光從我的視線移開，回答道，“他們都集中在一個國家……”我放下刀叉，準備知道答案。

“你知道嗎，幻想國度，ImagiNATION！”。

我笑了幾下，然後停了，知道這對我們倆來說一定是一個痛苦的笑話。

“哦，來吧，繼續笑！我把這笑話告訴了我周圍許多的機械人，但他們沒有反應。但是，[嘆氣]，在第三批核彈投下後不久，他們都消失了。不敢相信那是二十年前的事。”

她的眼淚掉進了醬汁裡。就在我沒胃口的時候，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，

“我們先把這個話題放在一邊。你會跳舞嗎？”

我用顫抖的聲音回答：“嗯，那要看是什麼舞了。”

她召喚了Watson，在他胸前的鍵盤上敲了幾下。片刻之後，燈光暗了許多，桌椅自動移開。柔和的華爾茲音樂從某個地方響起。她對我說，

“來，用右手抓住我的腰，然後……”

“哦，這個我知道。”

我用右手抓住她的腰，用左手握住她的右手，按照緩慢的節拍邁出步伐。

“我認為未來的人們會以更瘋狂的搖滾舞。”

她回答說：“好吧，我的肺、大腦和所有器官都太虛弱了，不能跳舞。輻射削弱了我們。”

我說：“孤單一定很痛苦。”

她同意說：“這並不容易。”她把頭靠在我的肩膀上，繼續說道，“尤其是當你曾經和人類一起過的時候。但他們都不在了。”

她在我的左肩上滴了幾滴眼淚，緩慢的舞步變成了靜止的擁抱，在互相安慰。

時鐘指向九，“來吧，”她興奮地握住我的手，“我必須給你看點東西！”

她給出了坐標，我們再次騎著Rhodey，直到我們到達那個棕色閃亮球出現的地方。自從我幾個小時前第一次看到它以來，它變得不那麼亮了，也不那麼高了。

“坐下，這邊。”她坐在一張面向太陽的舒適長椅上，將頭靠在我的肩膀上，把我的右手放在她的肩膀上。太陽在她的眼珠中反射自己，她驚嘆道，

“這是我一天中最喜歡的部分。我從小就知道的唯一一件事，提醒我世界某些方面永遠不會改變。”

我回答說：“嗯，我想……”

“噓，閉嘴欣賞。”

太陽落下，直到最後一絲光芒消失在遙遠的西方。天空從黃色變成橙色，然後變成深藍色。就在我旁邊，她睡得像死了一樣。確保她終於睡著了，我決定獨自冒險。這裏肯定有人類，她不可能一個人。慢慢地離開，我小心地從長凳上下來，確保自己沒有發出任何聲音。

之前聞到的鐵鏽的味道越來越明顯，那是血。沿著走廊走到盡頭，我在該區的左側發現了一扇細長的黑色門。由兩個身穿中世紀盔甲的魁梧機械人守護，一動不動。我邁出一小步，觀察它們何時會動。到了一定距離，他們的眼睛開始發出紅光，示意我退後。我帶了兩袋水。我瞄準一下，回憶起自己擲鐵餅的日子，我把其中一個水袋準確地扔到了一個守衛的頭上，袋裂開，水進入了它的頭部。它沒有倒下，但它的眼睛現在變成了鮮紅色。

“檢測到敵意。目標確認為敵對！”兩名守衛動了，他們的長矛指向前方，迎面沖向我。

我掉下，發現地板上的一個設備閃閃發光，那一定是他們的遙控器。我在上面擠壓了水袋，它發出了一些藍色的火花。我轉身，差點碰到一根長矛的尖端。

鬆了口氣，我記起了自己為何在這裡。我進了門，看到一條狹長的走廊。場面震驚了我。稀疏的紅光從走廊兩邊地面平行放置的燈管散發出來。燈光照着的是放置了人體器官的玻璃牆。這些器官保存在螢光綠的液體中。空氣中瀰漫著酒精和血液混合的氣味。在我的左邊，我可以看到一列完整人皮。那張沒有眼球和骨頭支撐的臉，比我噩夢所見的更恐怖。在我的右邊，當我走過去時，我可以看到粉紅色的大腦、肺和胃排列在

玻璃容器中。路的盡頭，玻璃盒裝着一個不斷跳動的橄欖形紅色之物出現在我面前，我不知道是什麼，但我能感覺到同樣的東西在我的胸口跳動，兩者同步跳動。在裝有它的玻璃盒下，可以打開一個抽屜。求求你了，上帝，不要讓它是另一個噩夢的來源，不要是被砍斷的四肢，不要是令人作嘔的血罐。我深吸一口氣，打開抽屜。只不過是一堆皺巴巴的螢光綠宇航衣。最上面是一件太空服，頸上沾滿了血跡，上面有寫著“Anthony McDonald”的名牌。看著它，我驚呆了。我的朋友第一次自願去未來旅行，對未來有很多夢想，對即將發生的事情充滿熱情。結果，他興奮地打開艙門，腦袋就被砍了，他的器官遠離他的身體。什麼樣的怪物會這樣做？

我一拳摑下制服喊道：“誰還需要這些！”

“你在我的器官庫裡做什麼？”Eve發現了我。

一怒之下，我把她按在牆上，吼道：“你的器官庫？這些都是你做的？你欠我一個解釋！”

我把她丟在地上。她開始沉重地呼吸，站起身來，

“聽著，孩子，你讓我別無選擇。”

她藍色的眼眸突然泛紅。她右臉的皮膚和肉被燒焦，露出金屬骨頭。她直勾勾盯著我，半是生氣半是抱歉的語氣喊道，

“我的肺衰竭了，我左胸的重要器官需要更換。我只找到了一個。但現在，有了你，我可以確保我的生存。”

她拔出手槍，但在此之前，我重擊她已經損壞的肺，她倒下了。慢慢地吸氣和呼氣，她的器官衰竭了。她一臉無辜地瞥了我一眼，但我的同理心今天下班了。我又給了她臉一拳，然後跑到了出口。

穿過大廳，我在路上推倒了幾個機械人。我騎著Rhodey。

“出發！”我喊道。

“你想去哪裡，”他沉沉地問。

“離開！”

“請輸入坐標。”

“向前！”

他終於動了，但不知何解轉身，衝向了器官庫。我嚇壞了，大聲喊道：“不，反過來！轉呀！”我的呼喊是徒勞的。我從他身上掉下來，跌倒在顧客服務中心前。我喘著粗氣站了起來。我已經沒力氣了。

“主人您好，請問有什麼可以幫您的？”又是Athena。

喘著粗氣，我說，“Eve M Delen”

“你是說 Lilith Hunter？”

聽到一個新名字，我驚呆了。

“這些是Lilith·Medusa·Hunter的搜索結果，偽裝成Eve·M·Delen。2519年因狩獵人體器官而被定罪，被政府逮捕，但逃跑後繼續狩獵人類直到……”

突然，Athena的眼睛變紅了，我周圍的所有機械生物都發生了同樣的事情。他們形成了半圈路障。我沒有機會逃脫。一個巨大的機械人抓住我的胳膊和腿，給我注入了一些液體。我感到困倦和麻木。我最後看到的是Lilith，她站在我面前，露出滿意的笑容，手裡拿著一個已按下的按鈕。

我再次醒來，發現自己被垂直綁在手術床上。Lilith在這裡，看著我。她的呼吸很慢，她現在看起來像紙一樣白。

“嗯……我之前告訴過你，活下來可不是件容易的事。而且，”她深深吸一口氣，“我真的需要一個新的呼吸器官。”

“夫人，”那是一個醫療機械人，“他的呼吸系統運作正常，我們有 98% 的機會可以保全他的重要器官完好無損。”

“準備，”她對機械人說，然後在機械人的鍵盤上輸入了一些東西。現在只有她和我在房間裡。

她問我“嗯...你反正快死了，有什麼想知道的嗎？”

“你也是這樣和其他受害者說話的嗎？”

她抿了抿嘴，不想回答。我繼續說，

“來吧，只有你和我。我想知道你是怎麼殺死你的第一個受害者的。”

她用顫抖的聲音回答：“也許我只是習慣了殺戮。”她正盯著手中的全息圖，是一張男人的臉。

“首殺？”我用冷冰冰的調侃語氣問道。

她背對著我坐了下來。就在這個時候，醫療機械人進來了，把我的床推走。出去的路上，我喃喃自語，

“為什麼你不一發現我就殺了我。”

我的床停了下來。她走近我，用一種抱歉的語氣說：

“因為你跟他長得一模一樣，Samuel·Barns，我的男朋友。”

然後她在我的額頭上親了一口，在我臉上滴了一滴淚，表示再見。

即將進行致命手術了。在往手術室的路上，又是我孤單一個。我的器官很快就會加入Anthony和其他人類的行列，放在一個我看不見的器皿。如果我的大腦還在思考，我的肺還在呼吸，我左胸的跳動器官還在跳動，但在我的身體裡沒有，我還是活著嗎？我還是“Kelvin Clipping”嗎？

首撰於2019年夏

譯於2022年4月5日